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霹雳天网

(台湾)云中岳 著



1247.58-57
7
=3.1.

77380

霹雳天网

〔台湾〕
云中岳 著

①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77382

1247.58 -57
7
:2.2

霹雳天网

〔台湾〕

云中岳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霹雳天网

（加）12月18日出版

霹雳网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2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34-0261-9

(上、下册)定价:38.80 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说以罚罪惩恶的秘密组织“天网”为主线,以“天网”中的特等高手天魁星文斌为中心展开。描述了文斌因打击邪门歪道组织,得罪军方,为天网组织内的叛逆所出卖,反被打成叛徒,遭到天网的无情追杀,各种邪门歪道连续不断的打击。文斌为避免心爱的姑娘不受伤害,忍痛与她翻脸成仇,为了揭开内幕,不得不与江湖浪女调情,为了不伤害天网内的无辜兄弟,不得不忍让另行秘密调查,但他不气馁,历经重重曲折,种种风险,终于拨开重雾,真相大白,除去内奸,与心爱的姑娘团聚,重振天网。

书中处处陷阱,地地阴谋,追杀相继;英雄孤身寻踪觅迹,使巧弄智,勇闯难关,险象环生,动人心魄;儿女柔肠,刀光剑影,道骨侠风,屡放异彩,令人激越;并显现了明代的社会历史风貌,体现了独家的艺术特色。

本书为云中岳先生力作,在台湾初版发行,深受读者赞赏喜爱,誉此为先生武侠小说创作之自我超越。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策 划
责 任 编 辑

常 任
海 军

目 录

一	混世龙蛇	(1)
二	天网惩恶	(19)
三	邪剑孤星	(36)
四	水怪幻影	(55)
五	风尘侠隐	(75)
六	断线结网	(95)
七	不白之冤	(120)
八	生死关头	(138)
九	八方追杀	(164)
十	伏魔剑客	(188)
十一	城狐社鼠	(208)
十二	江湖风云	(229)
十三	桑家大院	(253)
十四	趁火洗劫	(271)
十五	慧剑情丝	(288)
十六	图穷匕见	(307)
十七	日夜惊魂	(328)
十八	摆脱袭击	(349)
十九	蒙冤初雪	(367)
二十	揭奸大计	(387)

二十一	量天一尺.....	(406)
二十二	夺魄天君.....	(427)
二十三	狡兔三窟.....	(446)
二十四	淮南别庄.....	(463)
二十五	剑荡群魔.....	(482)
二十六	跛壁出困.....	(502)
二十七	狭路逢仇.....	(520)
二十八	铁笔神判.....	(537)
二十九	关中三豪.....	(557)
三十	剥茧抽丝.....	(576)
三十一	刀刚剑柔.....	(599)
三十二	天网恢恢.....	(616)

十七 日夜惊魂

并肩排排坐，进食十分不便，但只要在技巧上有所改变，不但方便而且另有情趣。

月华曹娇是知道改变技巧的女人，半倚在文斌怀中，不需他取杯举箸，一切皆由月华曹娇动手，挟菜哺酒一手包办，只需要他挽着丰盈的胴体，需要他不住在耳畔说些女人爱听的奉承赞美话。

更重要的是，需要他的手，在半撤防的可爱胴体抚摸，引发强烈的快感。

“唷！你这没良心的捏痛我了。”

月华曹娇媚眼中闪烁着灼热的光芒，媚笑着轻拍他的掌背两下，那只大手停留在半露的玉乳上：“怎么像醉了一样笨手笨脚？你这冤家是个好男人，在这方面却好笨，我要你成为十全十美的男人。来，摸这里，就这样，就这样……”

在罗裙半卸之前，文斌的表现还真有点像情场老手，挑逗的技巧狂放热烈，也在甜言蜜语上令女人满意。

他热烈中也呈现温柔，让那些曾经沧海的女人，迷失在渴求与期待中燃烧，情欲之火时旺时弱，被挑逗得濒临发疯边缘。

但一旦罗衫半卸，酥胸玉乳毕呈，月华曹娇饥渴地拉开精绣的胸围子带结，柔软而弹性极佳的肌肤呈现在眼下时，他的神情有了激烈的变化，冷静的神情消失了，双手变得强劲有力，像是失去控制。

不再是一个冷静调情的花丛老手，突然变成情欲陡升的普通男人，呼吸急迫，双手颤抖肌肉抽紧，浑身火热，目光呈现眩乱。

不仅是笨拙，简直就是一头逮住猎物的猛兽，反常的暴烈举动相当吓人，手抓口咬像疯子。

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一个被情欲激发野性的普通男人。

他的理智已失去控制，唯一的本能已取代了一切杂念，不再牵涉世俗的恩怨情仇，只有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极需获得发泄解放。

绝大多数的人，在某一种时、地，某一种外界或内在的刺激下，会挣脱世俗的长久以来所束缚的行为准则，强烈诱发出原始本能，浑忘世俗的一切，唯一渴望的是释放体内强烈升起的能量，像火山久蓄的溶岩找寻爆发口，是不由自主的。

此时此地所呈现的景象，在第三者的眼中，当事的一双男女，是世间最丑陋的动物。

传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兽性喘息，接着是布帛的撕裂声，衣裙撒了一地；动人的胴体在娇喘扭动中，呈现极为诱人的线条。

抱起仅存内裤的诱人胴体，他向木床走。

月华曹娇的脸上肌肉灼热扭曲，赤裸的双手在走动中，狂乱地撕剥他的外裳。

一声怪响，他踢倒了长凳。

响声居然吸引了他将迷失的灵智。

抬头转身双目立即与灯光接触。

他眼中狂乱的神情突然凝聚了一刹那，双手也本能地一聚一弛，两人身上的汗水，因润滑作用而呈现濡滑，所抱住的柔软火热胴体几乎滑下。

“吹……熄它……”月华曹娇的呢喃魅力十足，光赤的粉臂蛇一样缠实他的肩头以免滑落。

撮口想吹熄丈外的两盏柴油灯，并非完全受诱人的娇媚声音

所左右，而是被本能所驱使，熄掉光明接受黑暗。

暗室亏心，有些人没有勇气，在光明中做出某种亏心的事，需要黑暗做掩护。

月华曹娇是欲海的老练领航人，知道如何引导情欲达到彼岸超越理智浪峰。

黑暗可以让男人消失罪恶感，尤其这男人并非歹徒恶棍！

迄今为止，文斌的表现毫无歹徒恶棍的形象流露，在光明下，不会任所欲为。

灯没吹熄，春光动人心弦的胴体，却被向侧方抛下，几乎摔倒。

“冤家……你……”月华曹娇讶然娇呼。

“穿好衣裙，带剑。”

文斌伸手向屋顶一指，火速整衣扶起倒下的长凳。

寿春老店虽是这一带最高尚最大的旅舍，但规模与设备并不完善。

途经寿州的达官贵人并不多，高级的豪华旅舍在这里无立足之地。

文斌所住的是最好的上房，其实名不符实，没有内间，没有洗漱的浴厕，上面没加设承尘，抬头可看到梁衍瓦片，梁柱间尘封的蛛网历历在目，受到震动积尘便如细雾般飘落。

确有积尘飘落，表示屋顶有震动现象。

千锤百炼所养成的高度警觉心，突然被飘落的积尘，从被情欲迷失的激情境中，闪电似的拉回现实，找回迷失在情欲中的理智。

房中热流仍在，门窗都是关闭的，房内的温度，比外面要高些。

月华曹娇却感到一阵寒流袭体，因激情而引起的胴体高温猛然消退，火热的面庞，突然红退苍现，骤发的惊恐浇熄了欲火，仓

惶地拾取散落的衣裙。

她的剑在床头，进房时便解下塞在床头的，可知她早已有意在文斌的房中就寝，有与文斌同度春宵的打算。

文斌也有一把剑，是从桑家大院夺获的。

迄今为止，她还没看到文斌用剑伤人，但她记得文斌曾经说过不喜欢用剑。

匆匆穿妥已被撕破，但仍可遮体的衣裙，抓住了剑，顺手将文斌的剑抛出，警觉地向窗台下急窜，伸手扳开窗扇的扣门。

文斌接住剑插在腰带上，向她打手式，要她不可启窗外出，隐身在窗台下而不可躲在窗侧。

房门外，隐隐传入轻微的响动。

手一挥，文斌用掌遥熄桌上的灯火。

她感到黑暗令她害怕，往文斌站立处急移。

黑暗中目力失去作用，她的听觉却是超凡的，准确地到了文斌身旁，便感到一只大手牢牢地挽住了她。

这只手好有力、好温暖，立即产生安全感，身上的寒意慢慢消退。

“他们会……会破坏门窗用……用暗器攻击……”她说话仍然不稳定，恐惧感并没完全消除。

“不会。”文斌的语气坚定无比。

“可是……”

“这只是骚扰行动，除非我们出去，他们不会冒不必要之险，作毫无把握的攻击，付不起重大的代价。我们故布疑阵，急于逃离的计策生效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及早逃走，用骚扰来阻止我们行动。明晚，可就是生死关头了，他们的大援，明天定可赶到。”

“哦！你难道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似乎他们的动静，伤弄得一清二楚。”

“凭经验与观察的情势估计，估料的正确性该有五成。如果我

真知道他们的打算，情势局面将完全改观。”

文斌脸上的神情她无法看到，却可从语气中听出某些征兆，却又无法揣摩出其中的含义。

“你是说，如果不出去，我们是安全的？”

“出去也不会有危险，他们不会冒死狠拼，此进彼退打了就跑，便达到目的了。”

“那就出去赶走他们。”她突然有抢出房示威的冲动。

“不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我还没找出疑点的症结，可疑的征候无法获得确证，不能因些小仇恨，伤害鬼使神差凑巧卷入是非的人。如果证实我的判断，哼！有人要倒楣了！”

那一声哼，她不由自主心中一震，感觉出一般莫名的震撼力，平空撼动她的身心。

这一声哼她知道不是冲她而发，但她却感受到这般莫名的震撼力撼动。

“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她屏息着问。

“伏魔剑客这些人，没有任何理由，自毁英雄形象，向我们大动干戈。”

文斌低声说：“按理他们不可能有大援随后赶来，也不需倚赖大援做这种愚蠢犯忌的事。如果他们与明天赶到的大援有关，我保证他今后日子难过，就算我不愿宰他，至少也要他象丧家之犬一样，逃避我的追杀，哼！”

“我们歇息吧！他们既然不进来，如果不歇息，熬一夜明天必定精神不济……”

“他们在外来来去去，不久更可能卑劣地投石掷瓦，你能歇息装聋作哑吗？你就会想到床啊？女人。”

“你……”她浑身一热，狠狠地拧了文斌一把。

“你在我床上和衣歇息，我出去逗他们玩玩。”文斌拉她向大床走：“我估计不会有人敢冒险闯进来送死，我也不会远离。”

“你说过不必出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一急，死拉住文斌不放：“我一个人好害怕……”

“没有什么好怕的，你月华曹娇的名头，并不比伏魔剑客低多少，他那些猪朋狗友的名气比你差远了。你需要小心应付的劲敌。是那位与他联手的矮小少年。”文斌将她往床口一推。

后窗传出极轻微的声音，她知道文斌已经走了。



天黑后不久，便有七个人在寿春老店附近埋伏，监视文斌与月华曹娇的动静，眼巴巴等候伏魔剑客一群人赶到。

除非文斌溜走，否则他们不会发动阻扰。

原订的计划是由伏魔剑客与杨姑娘联手，向文斌攻击诱离现场，其他的除了策应的人以外，负责擒捉月华曹娇，得手便迅速撤离，避免和文斌死拼。

江湖客胁迫姑娘的毒计失败，预定的行动不得不临时更改，完全采取干扰技巧。阻止文斌偕同月华曹娇乘夜远走高飞。

干扰以使用暗器最为有效，所有的人皆奉命避免接斗，每次派一两个人快速经过门窗，发出声响立即逸走，你来我往间歇地发出噪音，耗损房内人的精力，打算天亮时才罢手。

两个黑衣人刚在小窗拍了一掌，猛然跃升上瓦面，轻功可圈可点，用的是极难练成的旱地拔葱轻功。

旱地拔葱其实并不难练，难在进步极慢，拔起的高度也有限，练了三年五载痛下苦功，能平空拔起四五尺，已经是一等一的惊人成就了。

这两人是借拍窗的退势，点地时挫腰弹腿起拔的，表现上确是原地旱地拔葱，其实暗中借势取巧，所以能笔直地拔起丈四

五超越檐口。

脚一沾檐口，本能地向前踏进以稳下身形。

这短暂的刹那间，身形拔起时便不可能看到脚下的景况，脚站上檐口时，更不可能看到屋下的景物了。

人影从他们的脚下同时上升，两人怎知脚下有人跟上？

一声厉叫，右面那人臀部挨了一脚，被踢得向前飞起，手舞足蹈狂乱地向下摔落，一阵暴响，屋顶摇摇，压毁了一大片屋瓦。

左面那人更糟糕，被人从背后抓住背领，象抓住小猫的颈皮抡起半圈再脱手飞掷，竟然掷出三丈外，砰然一声大震，屋顶下陷。

如果出手攻击，这两位仁兄必定死得不明不白。

“还有谁来玩玩？”文斌站在屋脊上怪叫，声震夜空引起一阵猛烈的犬吠。

立刻引起一阵骚乱，有人启门外出察看，街巷有人举着灯笼张望，连码头也传出了骚动。

全店的旅客都惊醒了，店伙惊惶地劝旅客回房歇息，大概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

以毒攻毒，这附近夜行人怎敢再活动？

不久，附近恢复宁静。

如果被打得半死，让街坊的居民捉住送官究办，那就麻烦大了，骚扰的计划不得不被迫取消。

□□

□□

□□

早膳毕，文斌出店打听消息。

一个时辰后返店，立即催促月华曹娇结帐离店动身。

月华曹娇一头雾水，但顺从地拾掇行囊。